

论生活理念的生态转型

王泉月, 曹孟勤

摘要: 生活理念是人们对什么是“好生活”和“善生活”的看法与评价, 也是对什么是好生活和善生活的理性思考和价值追求。它指导和激励人们努力把好生活和善生活的生活理念化为好生活和善生活的现实。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活理念, 古代人将听从自然智慧、遵循自然法则视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近现代的生活理念则是谋划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然而, 无论是古代生活理念, 还是现代生活理念, 都未能真正实现好生活和善生活。超越古代与现代生活理念, 需要实现生活理念的生态转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是生态生活理念的本质, 它表明真正的好生活和善生活是: 既要维护自然的繁荣昌盛, 又能够努力实现主体的需求, 充分达成二者的统一。

关键词: 生活理念; 现代生活; 生态生活;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2-0104-06

DOI: 10.16493/j.cnki.42-1627/c.2016.02.011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 就开始追求过好生活和善生活, 即追求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过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前提是对什么是好生活和善生活进行认知和判断, 形成关于好生活和善生活的价值理念, 并有勇气将这种价值理念落实于行动。现实的好生活和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理念谋划的结果。当下人们普遍呼吁哲学要回归日常生活, 即对什么是好生活和善生活进行哲思和辨析, 目的是指导人们过一种真正有价值且正当的生活。人的日常生活是不能脱离自然的, 人是依据自然而生活的。这铁一般的自然法则注定了人的生活质量同自然本身存在的好与坏天然不可分割。因此, 哲学要回归生活, 意味着生活要回归自然。可是自近现代以来, 现代人关于生活和生活理念的哲学谋划对自然存在本身的好坏关乎生活质量的自然法则产生了遗忘, 过分强调掠夺自然而满足人本身的幸福和快乐, 其无可奈何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其反面, 导致自然界的破败和人类生活的不幸。然而, 如何克服现代生活理念所内在蕴含的破坏自然的张力, 有不少人提倡回到古代社会, 回到敬畏自然的传统状态。但是古代社会的生活理念仍然存在着缺陷, 它是以牺牲人的主体价值, 即以主体欲望相对被剥夺, 而维持自然的繁荣。因此, 当代人走向好生活和善生活, 既不可能延续现代生活理念, 又根本不能回到古代社会, 而必须是树立新型生活理念, 即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生活理念。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活理念既能够担保自然的美丽, 又能够保障人类生活权利的实现, 因而它是一种道德合理与生态正当的生活理念。

一、古代人的生活理念

日常生活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在这一活动过程中, 人们总是要谋划和追求过一种好生活和善生活, 即过上人们日常所谓的幸福生活。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幸福生活作为“至善”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哲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不是纯粹的生活本身, 而是为人们确认一种价

作者简介: 王泉月,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江苏 南京 210023); 曹孟勤, 哲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值合理的生活理念。生活理念是对生活的理性审视, 是对生活本身的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有什么样的生活理念, 一般就有什么样的现实生活。生活理念作为对好生活和善生活的谋划与追求, 引领和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 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朝着生活理念所谋划的方向发展。人的生命和生存主要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并完成于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对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关注就成为每个时代伦理价值思想的中心, 人们都期许在好生活和善生活之中促进生命和完成生命。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奠基于自然环境基础上, 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各种资源, 因此,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好生活和善生活的追求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与自然的关系, 并使如何对待自然和如何改造自然成为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内容之一。

古希腊哲人在对日常生活进行价值反思和伦理审视时, 一开始就把寻找人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摆正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与自然宇宙秩序协调一致, 作为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基本内容。“大部分古希腊思想家都将‘好生活’的问题与世界的总体秩序、宇宙整体相提并论, 而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往往只把该问题与主观性、个人满足感或者个体的自由意志相联系。”^{[1](P19)} 例如赫拉克利特提出, 人们一定要听“逻各斯”的话, 人们的生活一定要遵从“逻各斯”, 而赫拉克利特所谓的“逻各斯”就是指自然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柏拉图提出的“善理念”具有至高无上性, 属于自然宇宙的最高目的和最高存在。它不仅是自然万事万物生灭变化的本原, 还是人类走向“理想国”并过上和谐正义之好生活的根源与依据。斯多葛学派要求人们“顺应自然而生活”, 认为自然宇宙秩序是不可僭越的, 人必须以自然为指导, 过一种与自然宇宙秩序相一致的生活。塞涅卡说: “我跟随自然的指导, 所有的斯多葛学派都一致同意这个原则。不要远离自然, 根据她的法则和模式塑造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智慧。”^{[2](P107)} 在古希腊人看来, 自然宇宙本身不仅是活的、有生命、有灵魂的有机体, 还是神圣的、有理智、有德性的存在。他一方面为自身立法而确立自身运行的基本秩序, 另一方面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万物立法, 使其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井然有序地存在和生长。因此, 古希腊人的自然概念并不是指自然环境, 而是指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既然自然宇宙本身拥有神性且至善至美, 那么合乎自然而生活就属于合乎神性的生活, 其必然成为人类追求好生活和善生活的目的。诚如柏拉图所言, “我们应当试图尽快从尘世逃离到诸神的居所; 逃离就是尽可能变得接近神; 接近神就是变得正直神圣和明智。”^{[3](P129)}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好生活和善生活属于幸福的生活, 而幸福则属于“天福”, 是自然宇宙之神对人的赠礼。

无独有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中国哲人用中国话语表达了与古希腊人相同的生活理念。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所追求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还是道家伦理所谓的“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抑或佛家伦理所倡导的万物皆空, 其价值指向无不是让人们过上一种好生活和善生活。然而, 这种好生活和善生活的来源和根本保证仍然在于与“天德”和“自然”保持一致。天道不可违, 人类必须依天道而生活。如传统儒家强调, 人与天合一而为仁, 在《论语》的泰伯篇中孔子谈到: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在孔子眼里, 尧为仁的象征, 属于仁者, 而尧的仁德则是“则天”。“天”在传统儒家那里代表的是自然秩序或自然法则, 儒家所推崇的“天之大德曰生”便表明了这一道理: 天是自然本身, 蕴含着四时运行, 万物生长的规律, 因此“则天”便是顺乎自然、遵循自然。“则天”而为仁, 表明尧的仁德是顺乎自然的结果。儒家的运思逻辑是: 人人有仁而成为仁者, 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 才能担保人们过上好生活和善生活。道家的老子则直接将宇宙本体和万物运化法则的道等同于自然, 强调人的好生活和善生活就在于“法道”、“法自然”, 即像道、像自然那样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八章中指出,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上德无为, 而无以为也。”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则认为, 人只有忘却物我二分的界限, 克服人与外物自然的对立, 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才能像鲲鹏逍遥于天地之间, 过上一种充分实现人之自由的好生活。

古代人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比较低下, 大自然本身变幻莫测、威力无比, 令古代人根本无法觊觎自然宇宙的秘密, 不得不将其奉为神明, 并把合乎自然的生活等同于神性的生活, 并认为合乎神性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和善生活。正是古代人形成了一种顺应自然而生活的理念, 使得他们既不敢想, 也不可

能大规模地开发改造自然环境,幸福生活只能寄托于德性的完满、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无烦扰,以及克己复礼为仁、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上。古代人完全地依赖自然、遵循自然而生活,却无法充分实现人类基本生活权利的满足,甚至采用遏制人欲望的手段来实现人与天理的一致。这样的生活理念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范围的限制与束缚,也是对人本身正当需要的剥夺。人的自然本性是有理智、有德性的人的存在条件,仓廩实而知礼节。更重要的是,古代人神化自然的结果必然是贬损自我,使人本身成为自然所支配的对象。因此,古代人的生活理念虽然维护了人与自然的某种和谐统一,却使古代人以丧失主体性和独立自我意识为代价,人的存在和价值沦为神秘自然的附庸,外在自然必然性作为命运主宰着人类生活,许多自然财富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因此古代人的好生活属于一种有限的幸福生活。

二、现代性的生活理念

古希腊人对自然宇宙的附魅和神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就逐渐演化为中世纪的具有人格特征的上帝。基督教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不再是遵循自然,而是信仰上帝、追随上帝、放弃世俗生活而进入天国。由于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在欲望的冲动下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而偷吃了智慧果,遭到上帝的惩罚,因而人自身所具有的欲望就被基督教视为魔鬼,必须把它压抑到灵魂的深处而永世不得翻身。被基督教神学奉为圭臬的禁欲主义剥夺了人的基本需要,压抑了人性和自我,于是近现代出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便成为其反动。现代性启蒙高举理性大旗,要求人们从上帝的奴役和自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宣告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从而使世俗生活具有了至高无上性。

近现代的启蒙思潮杀死了上帝,对自然进行了彻底地祛魅,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依靠,再也没有自然之神的好生活和上帝之城的好生活为参照。人的外在自然世界不再神圣,不再具有价值合理性,即不再成为人们过好生活和善生活的价值依据,那么什么是好生活的价值判断源泉就只能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主体自身,只能按照人自己的本性和主观意志确认什么是世俗的幸福生活。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一直强调人是自然之人,人性乃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追求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和感觉器官的快乐。所谓凡人的幸福,就是要求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舒适,玩得快乐。恰如蒙田所说,人应该在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中尽情享受,一个正确而真正地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美的人。由此不难发现,现代性所确认的生活理念是:只有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官快乐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和善生活,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活。

当现代性生活理念为人们确认了“凡人的幸福”为好生活和善生活之后,整个社会机器就围绕着满足人的物欲运转起来。科技理性首先宣布“知识就是力量”,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向自然世界进军的锐器,其存在价值就是不断地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并将它们迅速地转化为物质产品,以保证物质财富的丰饶和富足。其次,经过霍布斯的社会肯定、卢梭的政治肯定、康德的道德肯定和亚当·斯密的经济肯定,由社会契约缔结起来的国家成为保障人们幸福快乐最强有力的社会制度。国家不仅要保证人们的权利,更要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促进经济繁荣成为各国政府和各界首脑最有意义的行为。最后,现代道德价值观还为物质欲望的满足做出了目的合理性论证,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

不可否认,追求凡人的幸福,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必然要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利益的满足,享受应该享受的幸福。任何将人的正常需要和应得利益置于被剥夺地步的生活理念都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恶。更为重要的是,追求凡人的幸福,还代表着人对自然的觉醒和解放,使人不必在自然面前唯唯诺诺和战战兢兢,确保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尊严,彻底宣告了人成为这个世界上独立自主,并能够对自然世界运用自由意志的主体。然而现代性的生活理念在宣告人对自然的解放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支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极端,它在充分满足现代人的物质欲望和感官快乐之

后,却让人们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生活理念本身内在蕴含着征服和破坏自然世界的张力,人对自然的解放无奈地演化为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奴役,使好生活和善生活成为一种饮鸩止渴的生活,其最终导致了与好生活和善生活背道而驰的结果。

我们知道,要想实现凡人的幸福,并保证人们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必须以占有和掠夺自然资源为前提条件;越是要充分地满足人的物质享乐,就越要更多地将自然资源变成物质财富。于是,人类越享乐,物质财富越丰富,自然界就越贫乏、越残破就成为一种必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望满足之后立刻会被一个新的欲望所取代,就像叔本华所言,“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于无穷。而所得满足却是时间很短的,分量也扣得很紧。何况这种最后的满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事实上这个满足了的愿望立即又让位于一个新的欲望;前者是一个已认识到了的错误,后者是一个没认识到的错误。”^{[4](P275)}无限的欲望必然要求有无限的自然资源和无限的自然空间为基础,以便能够加工生产出无限的财富和容纳无限的人类废弃物。可现实却是:自然资源和自然空间是有限的,以有限资源和有限空间去应对人类的无限欲望,必然是自然环境的破败。以有涯待无涯,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悲剧,就像舒马赫曾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无穷无尽,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可能实现。”^{[5](P20)}

把满足物欲作为人类好生活的终极目的,还内在蕴含着二律背反的逻辑。一是物一旦成为人存在的目的,必然形成商品拜物教,物由此摆脱了物的属性而一跃成为人的象征,成为显现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多寡的标志。“自然沦为被主宰、被掠夺、被奴役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蜕变为占有者和被占有物、使用者和被使用物、生产者和原料的关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带来了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环境愈来愈严重的破坏,使人遭到了可怕的报复。与此同时,对物质财富和利润的无限制获取导致了物欲的极度膨胀和人的‘物化’,人被置于物的必然和强制之下,愈来愈沉迷于物质追求和消费追逐,从而被物的贪欲所控制,最终成为物的奴隶”^{[6](P209)}。不断累积财富已经变成自我认同与安全感的中心来源,我们对财富的迷恋,就像毒瘾者无法摆脱毒品一样。对物质的无限渴求使人类最终掉入了无边无际的欲望之河,现代人对物质享受拥有高度依赖感,因为只有不断地获得物质财富的时候,人类才能得到心理上的补偿,实现对自身的认同。二是人们越是满足物欲,就越容易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败,越容易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的生活不再是好生活和善生活。人依靠自然而生活,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环境本身的好与坏,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好与坏。自然环境的好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好,自然环境的坏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坏,污染了自然环境也就是污染了人类生活,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就等于破坏了人类生活。因此,现代性的生活理念所谋划的好生活和善生活最终走向了其反面,狂醉之后必然是头痛。

三、生态的生活理念

现代性生活理念的要害是物欲泛滥,消费主义盛行,从而造成了人对自然物的无限性滥用和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拯救生态危机和保护自然环境,就必须扬弃“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的现代性生活理念。然而,扬弃现代性生活理念,并不是倒退到古代社会,实行禁欲主义,因为那样就扼杀了人类谋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不论是极力歌颂人的主体性,漠视自然的生活理念,还是完全臣服于自然,抑制人的欲望的生活理念,都不能指导人们过上好生活和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好生活和善生活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既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又要将人的物欲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避免自然环境遭受破坏。要想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树立起一种新型生活理念,即生态生活理念。所谓生态生活理念是指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活,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善生活。进而言之,生态生活理念是既要维护自然的繁荣永续,又要保证人的主体需要的实现,充分达成二者的统一。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谋划一种在自然的繁荣昌盛中尽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好生活。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像一群乘客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宇宙飞船上一样,资源有限和空间有

限的宇宙飞船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人类的生活与宇宙飞船共生共在而有机结合为一体的条件下,人类一切好生活和善生活的设计就不能不包括维持宇宙飞船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地球本身成为人类生活的内涵,人类对好生活的谋划就必须包含地球本身的美丽、和谐与稳定,亦即人类必须节约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友好,与自然维持和谐一致、共生共荣,否则人类将会面临灭顶之灾,伤害自己的生活。

古代人的生活理念将自然神圣化,要求人们近神而居,顺应自然,其确保了古代人不敢在自然面前胆大妄为和胡作非为。将古代人心目中的神秘性自然加以祛魅,恢复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性,在合理的可控区间内能动地改造自然,就可以将古代自然宇宙法则还原为当今的生态法则。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其完全受生态法则的支配。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是个体生命与周围环境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协同进化的整体关系。生态和谐意味着万物共生,自然环境欣欣向荣和郁郁葱葱,生态失调则意味着生物毁灭和环境凋零。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成员,也与自然界中的万物及其自然环境处于生态关系之中。尤其是当今的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已经达到足以改天换地的地步,其能否维持与自然和谐且共生共荣的生态关系,就成为人类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的关键。人类要想过上好生活和善生活,前提是必须能够在地球上生活。因此,维护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就成为当今人类生活理念的“应当”和“正当”,成为一种最有价值和最值得追求的生活。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在地球上可持续地生活。爱因斯坦从时空角度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认为人类过于关注自我,没有包容万物的胸怀,他说:“人类是什么呢?我们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人类探索自我,产生了一种‘视觉幻象’,认为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迥异于其他物种。在这个幻象下,人类囚禁自己、画地自限,只专注于自己的欲望,也只能关爱亲近的人。唯有开放自己的情感,拥抱万物,人类才能逃出这座监狱。”^{[7](P35)}所谓拥抱万物,即树立生态生活理念,过上生态化的生活,现代人才能逃出破坏自然的牢狱。

人类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生态关系,不仅是人类在地球上能够生活的前提,还是人类过上好生活和善生活的保障。如前所述,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活的精神食粮,自然环境本身的好与坏直接关涉到人类生活的质量。自然万物争相斗艳,一片生机盎然,自然环境贡献出清洁的水,新鲜的空气,卫生且优美的食粮,必然能够大大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的生活成为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生活。自然残破、万物凋谢、洪水泛滥、雨雪成灾,天空散发臭气,河流翻滚着臭鱼烂虾和污浊之物,大地到处充满垃圾和农药残留之物,春天没有花香和鸟唱,秋天缺乏累累果实,这必然会降低人类生活的质量,使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堪入目的恶生活,置人类于死地和令人类逃避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环境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维护好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美丽,就是维护好我们的生活;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的生活。马克思曾经将自然界比喻为人的身体或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8](P56)}身体是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人追求幸福的对象。关爱身体,保障身体健康,是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内涵之一。把自然界比喻为人的身体或无机身体,意味着自然界本身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范畴,人类必须像关爱自己的身体那样关爱自然界,保证自然界运行强健,如此才能过上好生活和善生活。

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本身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生活。因此,生态生活理念从本质上就规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必然是生态化的。这种生态化的实践活动用马克思的术语表达就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P201)}劳动本身就是实践,就是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劳动或生活必须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原意是指个体生命与其环境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即生命吸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同时把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又归还给环境,以维护环境中其他生命的存在。据此可以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类向自然界提取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同时用排放的废弃物养育自

然,即将废弃物处理得能够被自然所分解、吸收,尽可能不污染自然环境。对那些不能被自然所利用、吸收的废弃物则尽可能变废为宝,在人类社会内部循环使用。通过物质变换这一实践环节,既保证了资源节约,又表现出对自然环境友好,还能充分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目的。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生态生活理念的物质手段和实现路径,是人们走向好生活和善生活的桥梁和必由之路。

当然,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它还应该包含人类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文化生活等。由于研究对象和篇幅的限制,关于人与人关系向度上好生活和善生活的观念设计不在本文章讨论范围内,但本文也开启对这一向度的思考。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好生活理念是基本生活理念,正是其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必须随之生态化,否则,人们就无好生活和善生活可言。

参考文献

- [1] [法]吕克·费西. 什么是好生活[M]. 黄迪娜,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 [2] Seneca,L. A. On the happy life[A]. *Moral Essays*[C]. trans. by J. W. Baso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32.
- [3]Plato. *Plato,vol. 2, Theaetetus · Sophist*[M]. trans. by H. N. Flow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 [4] [德]叔本华. 作为意识形态和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德]舒马赫. 小的是美好的[M]. 虞鸿钧,郑关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6] [德]哈贝马斯. 作为未来的过去[M]. 章国锋,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7] [美]大卫·铃木,阿曼达·麦康纳. 神圣的平衡:重寻人类的自然定位[M]. 何颖怡,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 [8]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9] [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孙 洁)